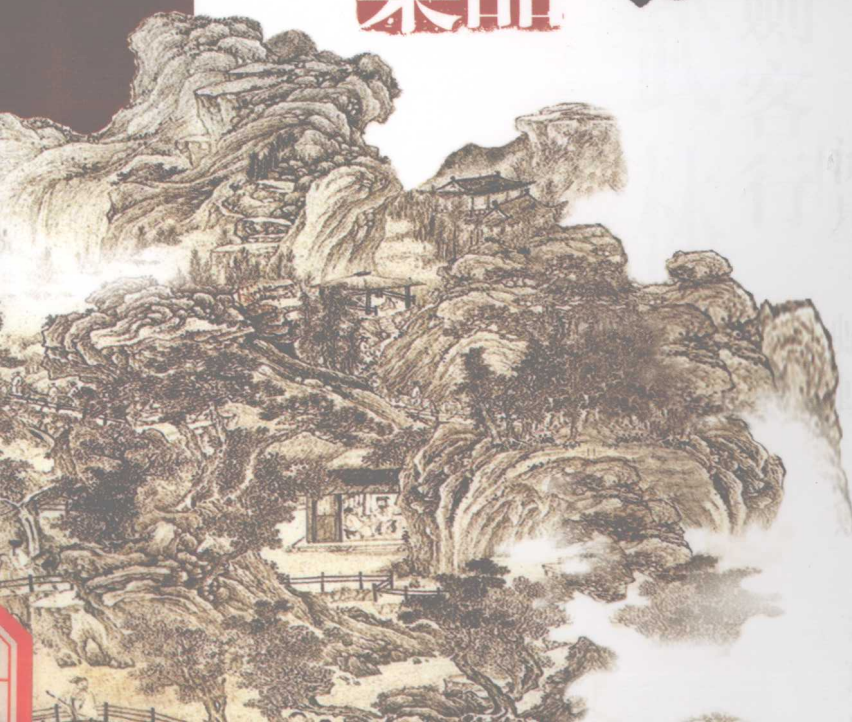


# 古龍

作品集

情人箭  
上

◎ 太白文藝出版社





# 古龍

作品集

【第三十六卷】

情人箭(上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## 情 人 箭

目 录

- 
- 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回   | 死神帖与情人箭 ..... | (1)   |
| 第 二 回   | 恨满长天 .....    | (14)  |
| 第 三 回   | 山巅晨雾浓如烟 ..... | (33)  |
| 第 四 回   | 断肠迷离风和雨 ..... | (42)  |
| 第 五 回   | 不白之冤 .....    | (64)  |
| 第 六 回   | 粉侯风流 .....    | (79)  |
| 第 七 回   | 壮哉剑雄 .....    | (94)  |
| 第 八 回   | 花艳花狂 .....    | (108) |
| 第 九 回   | 飞鸢剑气乱桃花 ..... | (124) |
| 第 十 回   | 箭雨烟鹤 .....    | (140) |
| 第 十 一 回 | 太湖男儿 .....    | (154) |
| 第 十 二 回 | 啸雨挥风 .....    | (167) |
| 第 十 三 回 | 吹皱一池春水 .....  | (183) |
| 第 十 四 回 | 天 锤 .....     | (199) |
| 第 十 五 回 | 天下第一江山 .....  | (211) |
| 第 十 六 回 | 烟雨风云 .....    | (224) |
| 第 十 七 回 | 波谲云诡 .....    | (240) |
| 第 十 八 回 | 烈火夫人 .....    | (256) |
-



# 情人箭

目录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九回  | 百花园 .....   | (270) |
| 第二十回  | 帝王谷 .....   | (285) |
| 第二十一回 | 几番风雨 .....  | (300) |
| 第二十二回 | 多少情仇 .....  | (314) |
| 第二十三回 | 无肠情仇 .....  | (330) |
| 第二十四回 | 忠肝铁胆 .....  | (345) |
| 第二十五回 | 昆仑双绝 .....  | (360) |
| 第二十六回 | 因祸得福 .....  | (374) |
| 第二十七回 | 疑云疑雨 .....  | (391) |
| 第二十八回 | 扑朔迷离 .....  | (406) |
| 第二十九回 | 一错再错 .....  | (422) |
| 第三十回  | 炼魂潭中 .....  | (437) |
| 第三十一回 | 断肠石 .....   | (453) |
| 第三十二回 | 雷霆剑 .....   | (468) |
| 第三十三回 | 驱车下江南 ..... | (485) |
| 第三十四回 | 冷夜渡关山 ..... | (502) |
| 第三十五回 | 迷林诡异 .....  | (516) |
| 第三十六回 | 花朝旧事 .....  | (532) |





## 情人箭

目录

- 第三十七回 变生意外 ..... (547)
- 第三十八回 武林大豪的婚事 ..... (564)
- 第三十九回 解铃常是系铃人 ..... (579)
- 第四十回 武林大豪的婚礼 ..... (596)
- 第四十一回 满堂飞花 ..... (610)
- 第四十二回 生死雷霆 ..... (625)
- 第四十三回 情仇边缘 ..... (641)
- 第四十四回 龙争虎斗 ..... (658)
- 第四十五回 火炼鸳鸯 ..... (673)
- 第四十六回 烈火情焰 ..... (690)
- 第四十七回 铁骑传惊讯 ..... (704)
- 第四十八回 风雨会荆州 ..... (719)
- 第四十九回 故布疑云 ..... (736)
- 第五十回 故人之恩 ..... (753)
- 第五十一回 洞庭群龙 ..... (767)
- 第五十二回 风消云散 ..... (782)
- 后 记 ..... (796)

## 第一回 死神帖与情人箭

朔风怒吼，冰雪严寒，天地间一片灰黯。

大雪纷飞中，一匹快马，急驰而入保定城，狂奔的马蹄，在静寂的街道上踏碎一串冰雪，冰雪溅飞，一声长嘶，快马骤停，道旁是一栋庭院深沉的屋宇，黑漆的大门上，滴水的飞檐下，斜插着一面黑缎为底，当中绣着一只红狮的镖旗，猎猎迎风招展。

马上人一振风髻，刷地下马来，既不拍门，亦不呼喊，脚尖点地，风髻斜飘，便已入院中，随手一拂颌下短须上所沾的雪花，引吭呼道：“狮兄可在？”

大厅中低叱一声：“谁！”

厅门立开，一片灯光，照上雪地，一个锦衣重裘的紫面大汉，踩着灯光，大步而出，眼神一扫，大声道：“谭三哥，你怎么来了！请快进来喝两杯热酒。”惊喜之色，溢于言表。

谭啸风面带重忧，木立当地，沉声道：“狮兄可曾接到了死神帖么？”

紫面大汉身躯一震，面色立变，情不自禁地抬眼一望，穹苍阴暝，仿佛已将垂落到屋脊上。

谭啸风道：“此地虽然无月，但今日却是月圆之期，正是‘死神帖’与‘情人箭’肆虐之时，狮兄此地如无变故，我便要乘夜赶到望都城去！”

紫面大汉浓眉深皱，道：“死神帖出沒之地，无人可测，谭三哥你如此奔波，还不是徒劳往返么！”

谭啸风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自从‘三湘大侠’紫平死在‘情人箭’下后，我兄弟四人，便发誓要查出这一帖一箭的来历，此举成功之望虽极渺茫，但我兄弟却不得不尽人事以听天命，好歹要为武林江湖间保存几分生机元气。”

紫面大汉黯然垂下了头，谭啸风抱拳道：“狮兄保重，我走了。”

紫面大汉道：“谭三哥且慢！”但谭啸风已擦身掠出院子。

一阵急遽的马蹄声随之响起，紫面大汉纵身掠上门前的滴水飞檐，望着那逐渐远去的人影马蹄与飞溅的冰雪，目中满是黯然神色，喃



喃喃道：“仁义四侠，当真名下无虚。”

谭啸风马不停蹄，直奔望都，大雪方停，他策马驱入望都城外的一片枯林，此刻夜已深沉，但枯林中的一片庄院却仍是灯火辉煌，灯光远远洒满枯林中的寒枝积雪，谭啸风松了口气，面上笑容乍现，暗道：“一剑震河朔豪气仍未改，如此深夜，想必还在欢宴宾朋，大张筵席，是以灯火依旧通明。”

虽在寒风之中，他心底也不禁生出一丝暖意，飘身下马，直奔庄门，伸手一拍，庄门竟是虚掩，他心中一动，大呼道：“张兄，小弟谭啸风前来拜访！”四下回声不绝，积雪片片飞落，但这灯火通明的庄院里，却寂无回应。

谭啸风心头一寒，甩下马缰，直奔入庄，灯火照耀中，四下竟无人迹，寒风吹动窗纸，窗纸簌簌作响，谭啸风心底也起了一阵颤抖，缓步走上台阶，一掌推开厅门，大厅中灯火更是明亮，一个锦袍长髯的老人，木然端坐在大厅正中的一张紫檀木椅上，却衬得这明亮而空阔的大厅比无人还要单调寂寞。

一阵寒风吹入，吹得这锦袍老人颌下的长髯，丝丝飘拂。

谭啸风道：“张大哥，你……”目光转处，语声与目光突地一齐凝结，这锦衣老人的前胸当心之处，竟赫然并插着两枝长约五寸的短箭，一枝箭杆赤红，红得有如情人的热血，一枝箭杆漆黑，黑得有如情人的眸子，双箭并排，一齐插在心上，若是拔下一看，便可看到箭杆上刻着三个蝇头小字：

“情人箭”！

只见锦袍老人长髯虽在飘拂，但僵冷的面容上却仍凝结住他临死前所有的惊怖，刹那间谭啸风但觉一阵寒意自脚底直达心头，呆呆地木立半晌，两粒泪珠，夺眶而出，喃喃道：“张大哥，小弟来迟了……”

语声未了，突听身后传来一声阴恻恻的冷笑，道：“还赶得上！”

谭啸风大惊转身，只见一张鲜红的纸柬，飘飘飞来，恰巧飞到他面前，他伸手一抄，凝目望去，帖上一无字迹，只画着一具狰狞的骷髅。

帖是鲜红，骷髅漆黑，但骷髅的两个眼眶，却是惨碧颜色。

谭啸风全身一阵颤抖，身后却又传来一声冷笑，他霍然转身，只见一双惨碧的眼睛，正瞬也不瞬地望在他身上。

除了这双惨碧的眼睛，他似乎什么都看不到了。而就在这刹那之

间，一红一黑两枝短箭已无声无息地刺入他心里，就似乎情人的多情眼波一样，教人们永远无法提防，还会敞开心扉去迎接它。

日薄崦嵫，七彩晚霞，静静地笼罩着闻名天下的青海塔尔寺。

大经堂南面，一片广阔的石坪上，人山人海，为的是来看喇嘛教中的跳神盛典。石坪周围，四面俱是金碧辉煌的殿宇，人群将院坝团团围住，殿楼之上，亦是万头攒拥，本已极为平滑洁净的青石阶上，满铺着红色毡毯，大经堂南侧的红毯上，肃然并排端坐着十个黄衣喇嘛，红黄相间，色彩夺目。

欢乐的人丛中，除了这一群道貌岸然的喇嘛高僧外，还有一个紫袍长髯的老人，亦是面容肃然，负手卓立在人丛中，宛如鸡中之鹤。

一阵简单而奇异的乐声响起，十四个手持鼓钹等乐器的黄衣喇嘛，列队而来，紫袍老人目光扫动，突听身后有人说道：“前面的可是‘仁义四侠’中的魏子云魏二哥么？”

魏子云转身望去，见一个麻冠老人已分开人丛，来到他面前。魏子云微微一笑，一把握住他的手掌，道：“麻冠兄，你怎的也在这里？”

麻冠老人捋须笑道：“小弟正欲入关，路经此地，倒是魏二哥你的侠踪怎会来到这里？却令小弟费解。”

此刻那以鹅卵大石砌成的广场之中，已有四个头戴青黄鬼面的狰狞小鬼，随着那简单的乐声，跳起笨拙的舞步。


魏子云目光一扫，笑道：“我久闻此间的喇嘛高僧，俱都身怀令人不可思议的密宗绝技，早就想来见识一番，再者……”他面上笑容突地一敛，沉声道：“我还想看看已如瘟疫一般在武林中肆虐的‘死神帖’与‘情人箭’，是否已蔓延到此间。”

麻冠老人面色立变，道：“我虽远在边疆，但也从来自中原的游侠口中，隐约听到一些有关这一帖一箭的故事，想不到魏二哥你竟也是为了此事而来，难道这一帖一箭，真有传说中那般可怖。”

此刻场中小鬼已跳毕疾回殿内，换了四个身着蓝袍，面涂黄彩的巨大金刚在回旋急舞，乐鼓之声更急，声声敲入人们心底。

惊心动魄的乐声中，魏子云沉声叹道：“小弟一生之中，从未听闻过有‘情人箭’那样神秘可怖的暗器，不到半年，武林中已有数十位成名露脸的英雄死在这‘情人箭’下，而直到此刻为止，武林间竟还没有一人知道它的来历。”





麻冠老人悚然道：“区区两枝短箭，竟有如此可怖，这当真是令人不可想像之事，难道它上面附有剧毒，难道这剧毒无人可解？即使它是世上最毒的暗器，武功登堂入室之人，也该能够闪避的呀？”

金刚已退，换上了四个兽形恶鬼，两戴牛头，两戴鹿角，乐舞更急，仿佛暴雨狂风。

魏子云叹道：“此事我又何尝不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就连在武林中号称第一的毒药暗器名家，蜀中唐氏兄弟，都在三月之前，死在‘情人箭’下。但江湖中倒绝非无人可解此毒，但也只有一人而已，若非当心中箭，三个时辰之中，送到此人之处，十日之内，便可康复。只是那‘情人箭’出没无常，今日在东，明日在西，能得此人救治的，至今也不过只有三五人而已。”

麻冠老人黯然长叹一声，两人相对默然，只听那鼓乐之声由急而缓，晚霞落下，天色已暗，云隙中露出了一轮满月。

阴沉的月光下，阴沉的乐声中，四个假衣假面骷髅恶鬼，抬着一个木盘，自神殿中缓步而出，盘中是一具以面制成，准备受斩的人形偶像。

骷髅一出，这跳神斩魔之典，便已进入高潮，乐鼓之声，也变得缓慢而沉重。

魏子云与麻冠老人心中虽充满了对来日武林的忧虑，以及悲哀，但此刻仍不禁凝目望去。只见殿中又缓步行出四大金刚、十八罗汉、牛神、鹿神等一连串头戴面具的“神”，以及两个假面蒙服的老人，手携五个头戴面具的幼童。

这一串“人”的行列之后，便是一个牛首蟒袍的“降魔元帅”，顶上两只纯金牛角，闪闪生光，手持一柄雪亮钢刀，更是耀人眼目。刹那间乐声转急，神魔鬼怪，一齐回旋乱舞，四个骷髅恶鬼，手捧木盘，缓步走到那一排神色庄肃的喇嘛高僧面前，四周突地举起数十只火把。

火光一起，那四个骷髅的眼眶中，突地泛出了惨碧的光芒，乐声大振，“降魔元帅”旋转着跳到木盘之前，举手一刀，将那人形偶像劈作两半，四下欢呼之声如雷暴起。

魏子云目光扫处，全身一震——

刀光一闪，那面制偶像之中，竟赫然露出一张鲜红的拜帖！

魏子云大惊之下，狂呼一声，双臂振处，如鹰掠起，但就在这刹那之间，那一排十位黄衣喇嘛的心口上，却已都多了两枝短箭。

人群蓦地大乱，神魔鬼怪四下奔走，魏子云目光注定一个骷髅恶鬼，凌空一个转身，笔直扑了下去，厉叱道：“哪里走！”

骷髅恶鬼蓦然转身，惨碧的目光，闪电般望在他身上，魏子云大喝一声，“飞鹰搏兔”，双掌齐下，麻冠老人身形方自掠起，眼看魏子云这一招已将劈在那骷髅恶鬼身上。

哪知一声惨呼过后，凌空飞掠的魏子云身躯竟突地一阵痉挛，仰天跌了下来，麻冠老人惊呼一声，目光转处，只见红黑两枝短箭，并排插在魏子云心上。

春寒料峭，夕阳已落，小而寂静的疏勒河，蜿蜒流过南疆。

旷野苍茫，水声潺潺，两匹无鞍的健马，饮水在疏勒河边，远处暗影憧憧，遥见一城兀立，气魄雄伟，四面堆沙，几与城齐，便是瓜州古城。

漫天风沙中，无鞍健马边，两个风尘满面，目光炯炯的中年人，神色之间，俱是一片黯然，良久良久，左面一人方自缓缓叹道：“情人箭！如此凶毒可怖的暗器，居然称做‘情人箭’，此人也未免太尖刻了些。”

右面一人缓缓道：“月圆花好之时，鸳鸯两箭齐来，箭上之毒，毒性又是一阴一阳，中箭之人，十九俱是伤在心上……”

他无可奈何地怆然一笑道：“此箭称作情人，岂非十分恰当？”

左面一人长叹一声，振衣而起，苦笑道：“无论是否恰当，我却不愿伤心，胡四弟，我劝你还是随我一齐回到瓜州，歇息半日，一齐回江南的好。”

右面一人道：“朝阳兄，你尽管自回瓜州，我却要到敦煌左近去走上一趟，看看那位‘情人’的秋波，有没有送到这塞上的仙境来。”

左面一人微唱道：“你们仁义四侠，终年为他人奔波，难怪你直到今日，还是孤家寡人一个，而哥哥我却已是绿叶成荫子满枝了，昔日的雄风豪气，至今也……”

他长叹一声，仰面望天，却见阴云之中，现出一轮皎洁的明月。

月光映得疏勒河水，粼粼泛出银光，他面色却突地变成一片苍白，失声道：“今夜又是十五了，胡四弟，你……”

右面一人双眉一轩，长身而起，仰天狂笑道：“朝阳兄，你只管放心，我胡天麟孤家寡人，哪有‘情人’会照顾我？”

他大笑着配上马鞍，轻轻一掠上马，又自笑道：



“三月之后，江南再见，到那时我要让你这塞外的野人，好好尝一尝江南名厨的风味！”丝鞭一扬，刷地落下，健马长嘶一声，放蹄急奔而去。

过了瓜州，天地便是一片苍茫，这条路虽是通往敦煌的大道，但此刻亦是漫无人迹，就连一串急遽的马蹄声，也似乎划不破大地的寂静。

胡天麟放眼四顾，触目俱是黄沙，心中不觉顿生怡然之感，丝鞭扬处，策马更急，片刻之间，便已到了塞上数千里内最有名的“一人村”“甜水井”。

数十里黄沙之中，只有这“甜水井”有水可饮，数十里无人居住，只有这“一人村”有人，水虽不甜，人也仅是孤身——一个敦煌府派作供给旅人食水，清淘水井，放哨警戒土匪的乡民——但胡天麟自漫天黄沙中见到那一幢孤零的屋影与黄昏的灯光后，心中的怆然孤寂之感，却不禁为之减去几分。

他一提缰绳，仰天长啸一声，灯光已在眼前，在这凄冷寂寞之地，这一点灯光，看来竟是那般安详而柔和。

但是他目光转处，却赫然见到在这安详而柔和的朦朦光影下，竟赫然有着十数具尸身，零乱而丑恶地倒卧在四辆空空的镖车间，一柄金黄色的镖旗，自镖车旁斜挂下来，无力地在风沙中舒卷着，似乎也在为方才所发生的凄惨恐怖之事叹息、颤抖。

胡天麟心头一寒，飞身下马，目光一扫，颤声道：“果然又是情人箭……”

灯光已不再安详而柔和，而变得有如鬼火般凄寒可怖。

胡天麟缓缓移目望去，一个精干的短衣汉子，四肢蜷曲，心上两箭，一个虬须劲装大汉，一手斜挂着镖车，身躯还未完全倒下，一柄雪亮长刀，跌在足边，心中并插两箭，胡天麟暗忖道：“西北快刀宋海萍……唉，武林中又弱一人！”

目光望将过去，在那古老的“甜水井”的旁边，一具尸身，双手捧心，紧握的双拳中各各露出三分箭杆，双足痉挛，脚边却赫然压着一方鲜红的拜帖。

胡天麟双眉微剔，一步跨过两具尸身，弯下腰去，拾起了这“死神之帖”，帖上骷髅的惨碧眼眶，使得这豪气干云的侠士也不禁心生寒意，喃喃道：“死……”

死字方自出口，地上的尸身突地双掌齐翻，一红一黑两枝短箭，就



像是一双漫舞而来的情人一样，无声无息，插入了胡天麟的心。

秋色未深，杭州城外，一溪宛然，忽尔穷塞，忽而开朗，沙明水净，岸远林平，山岫含烟，清光滴露，两岸桑竹遍野，水上渔歌相闻，三五茅舍人家，七八小舟来往，点缀着这梦一般的西溪风光。

欸乃一声，树阴下穿出一条乌篷浅舟，摇船的是一个褐衣短发的茁壮汉子，船首却傲然卓立着一个锦衣佩剑的弱冠少年。

溪上清风，吹起了他浅蓝罗衫衣袂，却吹不散他眉宇间含蕴的重忧，他深沉而明亮的目光，出神地凝注着岸上的红叶，于是连红叶也禁不住他这利剑般锐利的目光，颤抖着垂下了头。

清风吹过，溪上隐约传来一阵清歌：

“水净沙明，轻烟小岫，西溪一带清光，芦花深处，中有雁儿藏，舟过风摇苇动，雁儿惊起，飞向何方？”歌声缥缈间，对面缓缓荡来一只渔舟。

摇船的汉子精神一振，引吭喊道：“杜……杜鹃，你……你又在唱……唱什么？”短短八个字，他已说得满头大汗。

渔舟上一个青衣乌发的明艳少女，银铃般娇笑一声，摇着橹娇笑道：“我在唱小结巴，去采茶……”忽然瞥见锦衣少年的两道眼神，面颊一红，垂下头去。

渔船头盘膝坐着一个蓑衣大笠，面容清瘦的渔翁，手结渔网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没规矩的丫头，看到展公子，也不请安问好。”

青衣少女仍然低垂着头，轻轻道：“展公子您好。”秋波一抬，面颊更红如枫叶。

蓑衣渔翁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展公子可是又要到‘武士堂’去喝茶么？今日不是月圆日，那里的人定必不少。”

锦衣少年展颜一笑，两舟已交错而过，那渔翁犹在高声笑道：“稍等若有鲜鱼，我叫鹃儿送两尾去给公子下酒。”

水急船轻，轻舟瞬间便已摇入芦花深处，只见根根苇荻，高达数丈，小舟擦过，舟上人纵然仰首而望，犹望不到巅。

远处又飘来那青衣少女“杜鹃”的曼声清歌：

“……溪流宛转曲折，绝妙寻幽探胜，情思久回荡，便化个雁儿又何妨？”风摇雁飞，沙沙之声起于丛苇，与歌声相和，更形成一片天籁。

锦衣少年却仍面寒如水，摇船的汉子似乎想说什么，但见到他的



面色只得默不作声，船橹一摇，轻舟便已荡入芦花最盛之处，浅渚皓皓，一望如雪，再深去不但见不到水，便连芦荻也看不到了，四面俱是密密的竹篱，篱中人却瘦如黄菊。

摇船的汉子忽然用力一托，冲开水面，放眼望去，只见这一片芦荻中，竟有两座小小楼台临风婀娜，经秋萧瑟。溪水之东，秋水蒹葭间的小小楼台，正是名满天下的“秋雪庵”，门前一匾横额，题着“两浙词人祠”五个擘窠大字。

溪水之西，是一座小小竹楼，楼头一匾横额，写的却是“江南武士堂”，笔力刚健，龙飞凤舞。

这“江南武士堂”，虽是酒楼，但店主人却是江南名侠“九连环”林软红，此人交游广阔，宾朋遍天下，算得上是个侠中雅客，是以能上得此楼饮酒的人，也多是武林健者。

锦衣少年系舟上岸，面上仍是一片冷淡沉重之色，竹楼中快步行出一个垂髫幼童，将他迎入楼中，只见四壁之上，琳琅满目，布置得极是清雅脱俗，楼中的酒客一见到他，大半含笑而起，他也寒暄招呼，也有几人沉声问道：“老太爷有消息么？”锦衣少年剑眉立皱，长叹着摇了摇头。

明厅后一曲朱栏竹梯，回旋而上，梯上小小一方匾额，正是林软红自题，写的是“弹剑阁”，只听一朗笑自阁上传来，一个青衫白袜，飘逸潇洒的微须文士在梯口含笑招呼：“梦白，你怎地到此刻才来？”正是此楼主人“九连环”林软红。

锦衣少年振衣登楼，楼上更是精雅，凭楼远眺，正与“秋雪庵”中的“弹指阁”遥遥相望，阁上一副对联，“应将名剑随豪客，为访侠气上此楼”，也与“弹指阁”上的名句：“应将笔砚随诗主，为访芦花上钓舟”相异其趣。四下芦花，一望无际，仿佛一片茫茫雪浪，泱泱银海。

此刻这名阁之上，亦已高朋满座，亦都持杯含笑与锦衣少年打招呼，只有远远一角处，一个凭栏而坐的老人，却未回首，面前的桌上，无酒无馔，只有清茶一壶，老菱满碟，以菱为馔，以茶作酒。

林软红将锦衣少年引到正中一副对联之下，这对联写的是：“要打架就请走路，想喝酒快上此楼。”字迹拙劣，文句粗俗，有如幼童，与此阁情调，全然格格不入，然而一笔一画间却是大开大阖，满含豪气，下面的题款更是令人触目，写的是：“武林第一侠写于大醉之后”。

锦衣少年目光一扫，沉声道：“林兄，可曾听到家父的消息？”

林软红双眉微皱，叹道：“我已时刻俱在留意，昨日‘崂山三雁’经过这里，他兄弟三人来自浙东，那里也无人见到过令尊的侠踪，但他们却在天台山下，见到‘塞上大侠’乐朝阳，和一个年纪颇轻的武当道人，行色匆匆，往南而去，似乎是直奔雁荡山的方向。”

锦衣少年目光凝注窗外，缓缓道：“乐大侠与我四叔交谊非浅，四叔惨变后，他必然会有行动。”目光一抬，接道：“那‘崂山三雁’是否便是以三柄吴钩剑成名武林的贺氏兄弟，他三人行色如此匆忙，为的又是什么？”

林软红道：“赶回家去！”

锦衣少年茫然半晌，冷冷道：“都回家了，都回家了……”

林软红叹道：“不回家又怎样，自从魏二侠殒于青海，谭三侠折于保定，胡四侠在‘甜水井’边丧身后，武林中更是人人自危，保命为先，就连‘华山七莺’每年必办的‘花朝大会’，今年都宣告流产，唉！梦白，不瞒你说，我若非要将此楼留做江南群侠的交换消息之地，我也早已收山退隐了。”

锦衣少年冷冷一笑，默不作答，眉宇之间，突地露出一种英风豪气。

林软红目光一扫，突地悄声道：“梦白，我劝你近日也要稍为收敛些的好，据目前情况看来，那‘情人箭’绝非一人所有，可怕的是，你根本无从猜测谁的怀中藏有这可怖的暗器，说不定就是你身侧之人，也说不定是……”

锦衣少年剑眉一轩，仰天狂笑道：“说不定我展梦白身上就有几双‘情人箭’……林兄，你可要小心了，快替我拿酒来。”

群楼之人，一齐悚然回顾，林软红苦笑一声，拍掌叫酒。

展梦白笑声突地一顿，目光笔直望向楼角老人的背影，沉声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

林软红面色微变，还未答话，只听楼角的老人已冷冷道：“小孩子，你不认得我么？”

话声枯涩，有气无力，仿佛大病初愈之人，展梦白微微一怔，道：“眼疏得很！”

楼角老人放下茶盏，缓缓转头过来，只见他面容枯瘦，双目无光，颌下疏疏落落地留着几根短须，冷冷道：“小孩子说话总要放慎重些，



你纵然有个好爹爹，也不必张牙舞爪地来讨人厌。”

满阁之人俱都面色大变，展梦白的面色一沉，长身而起，林软红已一拉他衣袖，惶声地道：“梦白，你何苦，快坐下来。”词色之间，竟似对这神气奄奄，貌不惊人的老人十分畏惧。

展梦白目光一扫，冷冷道：“老年人说话也该放慎重些，你纵然有几把年纪，也没有什么值得傲人之处。”

林软红连拉他几次衣袖，他都有如未觉，楼角老人阴恻恻一笑，道：“好孩子，居然敢教训起我来了，你以后就难道没有求我之处么？”说罢转过头去，端起茶盏，再也不瞧展梦白一眼。

林软红长叹一声，悄声道：“梦白，你怎地如此气盛，得罪了他老人家……”

话声未了，突听一声娇叱，道：“爹爹，是谁要教训你老人家？”

一条人影，其疾如风，刷地掠上楼来，却是一个红衣红裙，红布包头，乍眼看去，宛如一团烈火的绝色少女。

她秋波一转，便瞬也不瞬地停留在展梦白的脸上，轻叱道：“是你么？”

展梦白见她是个少女，剑眉一皱，坐了下来，林软红悄悄道：“梦白，这样才对，你何苦得罪……”

哪知他话未说完，展梦白竟又霍然站了起来，大声道：“不错，是我，难道只有你爹爹可以胡乱骂人，别人就说得话么？”

他生性激烈，想来想去，实在忍不住气，红衣少女双眉一扬，冷笑道：“我早就知道是你了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走到展梦白身前。

满阁上人，虽然俱与展梦白相识，此刻竟然俱都袖手旁观。

林软红变色道：“秦姑娘……”

红衣少女脚步不停，林软红道：“秦老先生，这位展兄乃是武林中素有‘及时雨’之称的展化雨展大侠的令郎，今日本是小事，何苦……唉！”楼角老人竟也不闻不问，连头都不转回来。

展梦白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虽不喜与妇人女子一般见识，但……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但什么？”

展梦白沉声道：“但你若再向我面前走上一步，今日我就要替你家尊长来教训教训你。”

红衣少女冷笑道：“好好。”掠前一步，叱道：“我倒要看看——”

林软红突地大喝一声，道：“且慢！”

众人目光一齐望去，只见他一手指着墙上那副对联，目光炯炯，再不出声。

红衣少女抬眼一望，冷冷道：“要打架就请出去，哼哼，这算什么，难道区区一副对联，就可以吓得倒人么？姑娘喜欢在哪里动手，就在哪里动手？谁管得着我？”

众人面色大变，林软红忍住气道：“秦姑娘可知道这副对联是谁写的么？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武林第一侠……哼哼，好大的口气，谁是武——”

那边不闻不问的枯瘦老人突地转过头来，变色道：“琪儿，休得无礼，既有大侠的墨宝在此，你还不快给我坐下！”

红衣少女呆了一呆，满面委屈，狠狠瞥了展梦白一眼。

林软红展颜笑道：“好了好了，今日小弟做东，请各位都喝一杯。”

红衣少女嘟着嘴走回他爹爹那里，突又一跺脚，恨恨道：“除非你不下楼……”

展梦白剑眉微耸，道：“便是此刻……”

突听远远传来一阵惊呼：“杜老先生……杜老先生……你在哪里？”

另一个声音却大呼着：“展公子……展公子……你在哪里？”

展梦白心头一震，满阁中人俱都长身而起，只见楼外那一片雪浪般的芦荻之上，如飞掠来两个劲装少年。

这两人竟是以“草上飞”的轻功，飞掠在这片芦荻上。

林软红惊道：“崂山三雁，怎地……”

话声未了，左面一人突地“噗通”一声，跌下芦荻，林软红双眉微皱，右面一人却不顾奔来，只见他真力亦已不济，势必无法掠到此楼。

心念动处，突见身旁人影一闪，展梦白、红衣少女同时掠来，红衣少女纤腕一扬，一条长达三丈的红绸，匹练般飞了出来。

展梦白双臂一震，却已飞出楼外，脚尖轻轻一点芦荻，凌空掠出数丈，只见这劲装少年双膝一软，展梦白恰巧一把抄住了他的臂膀，但此人气力已是强弩之末，竟仍然有如石块般直落下去，展梦白一惊之下，突见一条红绸飞来，不暇他顾，引臂接住，乘势一提，身形暴起，抄着那劲装少年的臂膀，凌空一个转折，有如苍鹰一般，刷地掠回楼中。

群豪看得惊心动魄，忍不住喝起彩来，红衣少女冷“哼”一声，道：



“没有那份力量！还要逞能！”抖手收回红绸，束在腰上。

展梦白怔了一怔，林软红一把扶起那劲装少年，道：“君侠兄，什么事如此惊惶？”

“崂山三雁”中的三侠“银雁”贺君侠长长喘了口气，满面俱是惊惶焦急之色，道：“哪一位是展公子，哪一位是秦瘦翁老先生？”

展梦白心头一动，抢口道：“在下便是展梦白，贺大侠有何……”

他话声未了，贺君侠已一把抓住他肩头，颤声道：“展……兄，展公子，令尊……”

展梦白全身一震，惶声道：“家父怎样了？”

贺君侠以手掩面，道：“展老前辈已身受重伤，命在垂危……”

群豪一阵大乱，展梦白耳边轰然一响，厉喝道：“被谁所伤？”

贺君侠道：“情……人……箭！”

展梦白大喝一声，仰天跌下，林软红一把拦着他的肩头，却见一只纤掌，悄悄送来一杯热酒，那红衣少女秦琪道：“让他喝下去！”

贺君侠四望一眼，道：“展老前辈虽然身中‘情人箭’，但幸而便在城外，在下发现又早，距离此刻，还不到两个时辰，若能立刻寻到秦瘦翁秦老先生尚属可救，只是方才二哥去寻秦老先生，却说不在！……”

他一口气说到这里，林软红已不禁松了口气，红衣少女秦琪已抢口说道：“不要紧，我爹爹在这里。”

贺君侠大喜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林软红抬眼望去，只见那枯瘦老人秦瘦翁，负手立在栏边，目光冷冷望着展梦白，想到这老人方才所说的话，林软红不禁心头一寒。

贺君侠顺着他目光望去，一步窜了过去，道：“前辈你便是秦老先生么？”

秦瘦翁冷冷道：“不错。”

贺君侠大喜道：“快请前辈移驾到……”话方出口，秦瘦翁突地面向展梦白冷笑一声，回首走回位上，一言不发地喝起茶来。

贺君侠呆了一呆，转身望着林软红。此时展梦白已悠悠醒来。

只听林软红道：“秦老先生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何况展老前辈一生急公好义，济人之难，不遗余力……”

秦瘦翁冷冷道：“展化雨的儿子在这里，要你代他多什么话？”

展梦白心头一寒，直到此刻他才知道这枯瘦的老人便是世上惟一